



风起于青萍之末

日本学生江苏获奖游学

□ 撰稿 江燕

“**甲**骨文和金文太可爱了，能在南京博物院看到他们，感到非常开心和幸福！”由江苏国际文化交流中心和南京大学共同举办的“江苏杯”汉语演讲比赛时隔一年再度走进日本赛区，此次比赛的金奖得主前田春香在获奖游学“江苏行”的开营仪式上如此感叹到。大学生涯虽然已经结束，在所有获奖选手中她是一位内敛的大姐姐，但前田春香对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汉字依旧表现出极大的学习热忱。

中日两国自古一衣带水，同属儒教和汉文化圈，在文化渊源和文明基因上非常亲近。日本学生一般从小都会上国文课，他们对汉语的接纳度和驾驭能力都要强很多，这种先发优势让其容易融入到中国的文化交流中来，而不会感到过分生疏和隔阂。某些连当地向导都无法传递意会之处，他们中的汉语流畅者不但能够理解，甚至还主动承担了部分翻译工作，文化上的共性让“和而不同”真正地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

城市之骨：南京比我想得要美丽

立秋刚过，处暑临近，经历过“一场秋雨一场凉”的南京城，热浪减退不少。美龄宫遮天蔽日的梧桐树撒下斑驳树影，人们在树下乘凉，在亭间小憩，往来间，用镜头记录这一夏日特有的小确幸。被问及宋美龄是何许人也时，即将毕业去《中日新闻》报社工作的都沙罗，非常欣赏眼前这位优雅女性，她表示，很高兴能和 20 世纪中国最伟大的女性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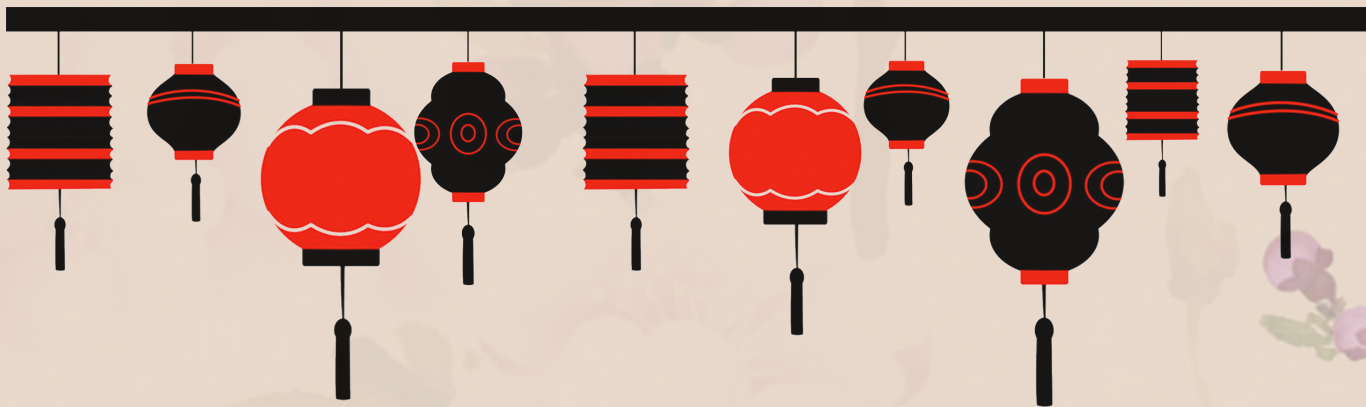
“原先以为南京是乡下，没想到是座城市。这座城市的人口没有东京那么多，但是比名古屋要多一些。我很喜欢这座古城，尤其是这里的梧桐树和市民。”认识一座城，从认识城里的人开始，都沙罗夹杂着日语、英语，用不太流畅的中文说道。

都沙罗来到的这座城市，早在 1978 年便与日本名古屋市结为友好城市，是由邓小平亲自审定的友好城市，也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后两国间缔结的第一对友好城市。名古屋市中心的中央公园辟有“南京广场”，在那矗立着南京市赠送的一对六朝华表石雕，象征着两市之间的友好关系。

从 1979 年开始，两市每年举行一次书画和工艺品交流展。从青少年到中老年的各类体育比赛交流年年不断。东南大学、金陵图书馆、玄武湖公园、南京电视台等 20 多家单位先后与名古屋对口单位结好。

南京外国语学校与名古屋东邦学校自 1986 年建立友好交流关系以来，接待了东邦高校师生数千人。南外也派出多名师生去该校访问交流，派出多名日语教师在该校进修，还邀请了该校多名教师来校任教。双方的友好交流，对提高南外日语教学水平起到重要作用。





另一位来自名古屋的理沙，说着一口流利的汉语，毕业之后即将成为一名翻译。她认为南京很干净漂亮，还曾经和来自北京的同学一起去过苏州，她们同样也很喜欢这座江南水乡。在没来中国之前，外国人对中国也许存在不同程度的想象偏差，而汉语学习正好搭建了一座文化桥梁，弥合了种种历史原因所造成的文化上的隔离。

在南京这座以“包容、博爱”著称的城市，倘若用心感受，很容易达成另外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来得很微妙却很真实，它如实反映了许许多多中日两国人民的心声，那就是都沙罗说的一句话，她说：“两国邦交或许存在冲突，但两国的民间交流却一直细水长流，不断茁壮成长。”江苏国际文化中心举办的一系列“江苏杯”活动，正是这涓涓细流汇聚成汪洋中的一滴。

文化之魂：甲骨文金文太可爱了

篆体字中的“人”是一个躬身弯腰、略显驼背的人，这个字代表了一个人从诞生爬行到年老佝偻的生命轨迹；而“王”这个字，三横代表了天地人三个阶层，中间的一竖代表权柄贯通三者之间，象征了权力的至高无上；久居酒肆沾染风尘，“仙”气也来得具体形象，它则隐晦表明久居山里的人更有“仙风道骨”……

平素对汉字抱有别样情怀，此行学生们对南京博物院的甲骨文特别着迷。缘于此，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的程爱民教授特意开设一节课教授日本学生中国汉字，帮助他们更多地了解汉字构造方法以及每个汉字背后的故事。对于热爱汉字的学生来说，这简直是一场文化盛宴。

在总统府，热爱中国文化的前田春香发现太平天国时期中国已经开始使用简化字，她在当时铸造的铜币上发现“太平天国”的“国”字，已经趋同于今日的“国”，只不过方框里是“王”，而不是今天的“玉”，这一发现令人欣喜。在之后的“江苏行”里，她还遇见自己的偶像笹原宏之教授出的书籍，而笹原先生是汉字研究第一人，在日本拥有非常高的地位。

除了汉字，戏曲也是此行的一个精彩亮点。看完甲骨文，学生们还在南京博物院老茶馆嗑瓜子听锡剧。普通人听完就完了，但是他们会思考为什么昆曲那么华丽，而锡剧如此简朴、家常、亲民。如果说，这是一个教学相长的过程，他们在问的时候，接待的人也在学习。

在中国最大的民间私宅甘熙故居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葫芦、可作家居陈设的绒花、花样繁多的抖空竹、唤醒童年记忆的陀螺、保留南京特色的窗花剪纸等民间艺术吸引了日本学生驻足观看。葫芦、陀螺这些极具地方特色的民俗物件在日本其实并不少见，但和日本本土还是略有区别，每当看到他们由衷发出赞许之声，总会想起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而这也正是民间文化交流这么多年来最大的初心和共识所在。🌀



南京与名古屋的文化情结

□ 撰稿 江燕

“杯”再举，酒再斟，喜中闻喜讯，亲上加亲。从此南京名古屋，交流万代弟兄情。”这是时任中日友好协会副会长赵朴初先生欣闻两市缔结友好关系时欢呼而鼓的一句诗，诗中酣畅淋漓地描绘出中日两国人民深埋于心间的美好愿景。南京与名古屋自确立姐妹关系以来，蕴藏有许多不为人知的相互探访，我们不妨从两座城市的“文化情结”一窥端倪。

南京的“樱花结”

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向周恩来总理赠送了1000株大山樱，其中800多株留在了北京。剩下的100多株植于周恩来曾居住过的南京梅园新村，由于周恩来也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于是中央有关部门便将其中50株转赠给武汉大学。因此，南京梅园新村的樱花，和武汉大学的樱花可谓是一脉相承。

随着中日邦交的正常化，南京与日本的交流逐渐增多起来。1978年12月20日，南京市友好代表团首次访问名古屋，受到日方热烈欢迎。同年12月21日，南京市革委会主任储江与名古屋市长本山政雄正式签署了两市缔结友好城市协议，成为《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署以后两国间的第一对友城。

从1979年开始，两市每年举行一次儿童书画交流，交换儿童书画作品100幅。不少南京孩子的画被授予名古屋市长奖、议长奖。南京市农民画展、工艺美术展、明清文物展则给名古屋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此以后除各行业的对等交流外，两市结好逢五、逢十的周年纪念，每次都组织代表团来访，频繁的交往加深了两市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好感情。

1980年南京赠给名古屋一对制作精美、气势宏伟的华表，安置在名古屋中央公园的南京广场，并先后赠丹顶鹤、扬子鳄、鹿牙獐、兔狲等名贵动物各一对。名古屋市先后回赠了棕猩猩、达依安那猴、山魈各一对，长颈鹿两对。北京东路和鸡鸣寺路栽植的名古屋所赠樱花，每年春季花开时节，花团锦簇，蓊郁浓烈，吸引了无数游人，已成为南京一景。





名古屋的“南京结”

作为日本第三大城市，名古屋与南京是友好城市，其所在的爱知县与江苏省亦缔结有友好关系，当地设有中国总领事馆，有一批日中友好组织，还有一批切实期盼两国关系发展的友好人士。这里是日本中部地区主要华侨聚居地，也设有中国总领事馆。每年农历春节时，华侨社团都会在当地举行“名古屋春节祭”（日文的“祭”指节庆活动），是日本三大“春节祭”之一。每逢此时，很多当地居民会纷纷参加春节活动，品尝中国美食，欣赏中国传统艺术。

在名古屋，甚至在日本，处处都能看到“南京”的影子。一提“南京錠”，日人尽知，国人却茫然，所谓的“錠”，其实是“锁”。按理说，既然非要把源自中国的“锁”前面冠以修饰语，“大唐”“长安”似乎更正统一些，但他们却弃之不用，似乎觉得遥远了点。而六朝古都南京既是日本人喜欢的三国吴之都城，又是同样给予了日本文化很深影响的大明开国首府和当时的东南亚大都市。由此，日本在还属落后的江户初期开始，就笼统地把由外国进口的奇珍小巧物品等，统统在前面冠之以“南京”二字，以示“南京人”。



还有一种绳扣，叫做“南京结”。乍一听，容易与我们那红红火火的“中国结”搞混，其实两者一点不搭界。所谓的“南京结”，是指捆绑东西时为防止绳结松脱而结成的一种愈系愈紧的系绳方法。其实，日本玩绳子的历史可谓悠久，一直能追溯至绳文时代，以历史眼光来看，把“南京结”命名为“绳文结”，从任何角度来说都更能展示出日本历史文化的厚重感，但他们还是不用，“南京结”至今仍是日本手工艺人的爱称，这种现象十分有趣。

最有趣的是，明明进口的是山东大花生，可偏要称它为“南京豆”。除此之外，还把用陶或玻璃制作的戒指首饰等物称为“南京玉”；江户时代流通的一种大清之钱币叫做“南京钱”；当时进口的大米也称为

“南京米”；而装米和花生的袋子就叫“南京袋”；华人聚集居住并经营店铺的街区现在叫“中华街”，而过去在日本是叫“南京町”的。

